

沈从文的湘西

沈从文 著 卓雅 摄影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的湘西 / 沈从文著; 卓雅摄. — 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4.5

(名家与故乡)

ISBN 7-80170-308-1

I. 沈... II. ①沈... ②卓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45796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-2004-4811

责任编辑 陈立旭
封面设计 吴冠曼
版式设计 朱桂芳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邮政编码 100009
发 行 部 (010) 66572157
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特16开 152×228mm
印 张 10印张
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

本书繁体字本原由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出版,
经由原出版者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大陆出版
发行简体字本。

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，他的一生很富于传奇性。人们提起沈从文，便不能不谈到湘西，去了湖南沅水边，也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，而他一生的传奇，也大都和湘西有关。在他的笔下，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、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，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，都是故事，都是诗歌，也都是图画。著名摄影师卓雅，以敏锐、细腻镜头，将沈从文的湘西呈现给读者，文字里的湘西和照片中的湘西，互为衬托，又互相辉映。这个美丽的选本，让读者更加贴切地领略那浓郁乡土抒情诗的意境，也更同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死和命运。

【名家与故乡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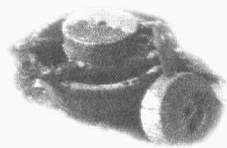
- 鲁迅的绍兴
- 老舍的北京
- 沈从文的湘西
- 郁达夫的杭州
- 缘缘堂随笔
- 城南旧事

目录

我所生长的地方	2
我读一本小书 同时又读一本大书	12
我上许多课仍然不 放下那一本大书	34
桃源与沅州	52
鸭窠围的夜	68
常德的船	84
沅陵的人	102
白河流域几个码头	122
凤凰	136



我所生长的地方



拿

起我这支笔来，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，所见的人物，所听的声音，所嗅的气味，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，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，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。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，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！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，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，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，方有了城堡与居民。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，有一部《苗防备览》记载了些官方文件，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。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，介绍到这里来。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，但那地方一切情景，却浮凸起来，仿佛可用手去摸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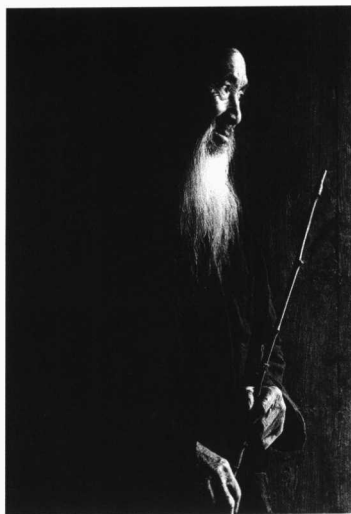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好事人，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，当可在黔北、川东、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，发现了一个名为“镇筸”



的小点。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，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，在那城市中，安顿下三五千人口。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，大部分皆在交通、物产、经济活动情形下面，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，这一个地方，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。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，向四方展开，围绕了这边疆地的偏僻地的孤城，约有七千多座碉堡，二百左右的营汛。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，位置在山顶头，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；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，布置得极有秩序。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，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，各保持相当距离，在周围数百里内，平均分配下来，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“蠢动”的边苗“叛变”的。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，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，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。到如今，一切完事了，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，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，人民已大半同化了。落日黄昏时节，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，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，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。这地方到今日，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，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，在进步，同时这种进步，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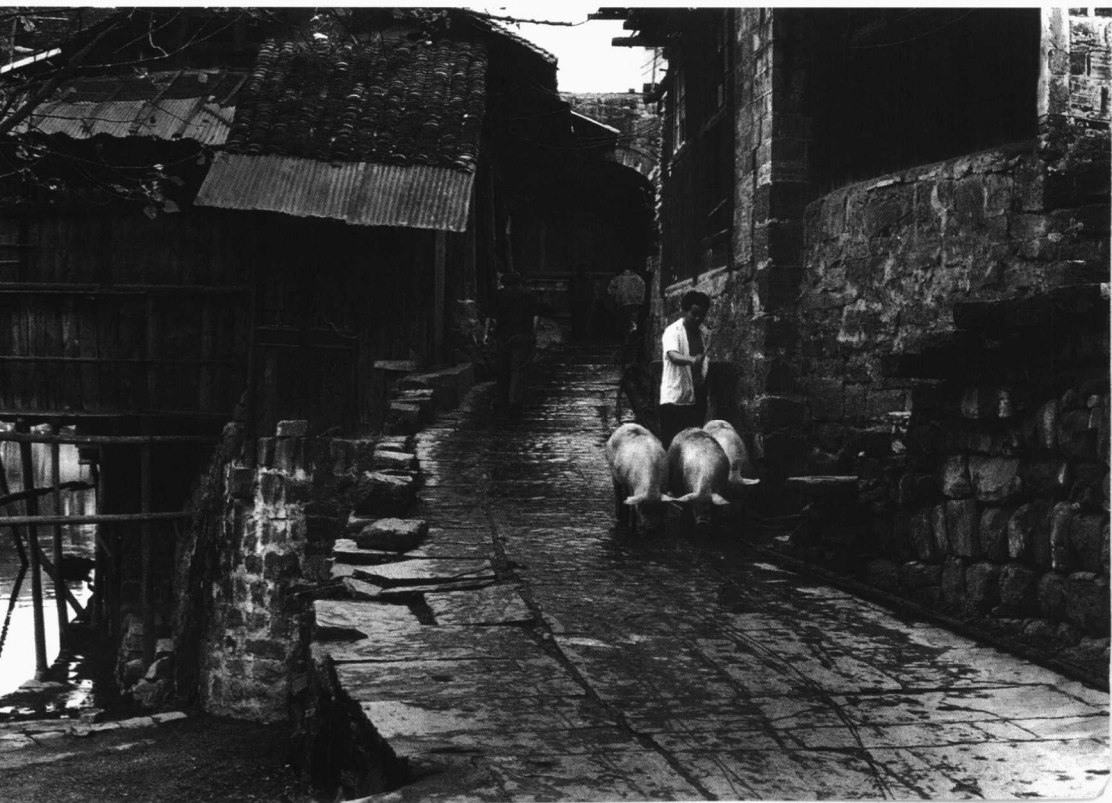
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，向上游去的





旅客和商人，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，不经古夜郎国，不经永顺、龙山，都应当明白“镇筵”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。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。兵卒纯善如平民，与人无侮无扰。农民勇敢而安份，且莫不敬神守法。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，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，与平民作有无交易，谋取什一之利。地方统治者分数种：最上为天神，其次为官，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。人人洁身信神，守法爱官。每家俱有兵役，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，一份米粮，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

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。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，到天王庙去杀猪，宰羊，磔狗，献鸡，献鱼，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，六畜的兴旺，儿女的长成，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。人人皆依本份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，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。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，遵从古礼；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，照例有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钱，给社稷神唱木偶傩戏。旱暵祈雨，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，带上柳条，或扎成草龙，各处走去。春天常有春官，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。岁暮年末，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，捶大鼓如雷鸣，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，吹缕银牛角，拿铜刀，踊跃歌舞娱神。城中的住民，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，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，福建人在此卖烟，广东人在此卖药。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，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，产生一个上层阶级，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，长时期管理政治，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；而这阶级的来源，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





卒屯丁。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，矿坑中有朱砂水银，松林里生菌子，山洞中多硝。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，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。在军校阶级厨房中，出异常可口的饭菜，在伐树砍柴人口中，出热情优美的歌声。

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，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行的两岸，多米，多橘柚。西北二十里后，即已渐入高原，近抵苗乡，万山重迭，大小重迭的山中，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，蔓延各处。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，汇集了万山细流，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，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，引河中流水，灌溉高处的山田。河水长年清澈，其中多鳊鱼、鲫鱼、鲤鱼，大的比人脚板还大。河岸上那些人家里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。小河水环绕“镇草”北城下驶，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，直抵洞





庭。

这地方又名凤凰厅，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，名凤凰县。辛亥革命后，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。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，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。由于环境的不同，直到现在其他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，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。

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。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，直到现在为止，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。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。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。

